

注意：考試開始鈴響前，不得翻閱試題，  
並不得書寫、畫記、作答。

國立清華大學 111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試題

系所班組別：中國文學系  
甲組(中國文學組)

科目代碼：3803

考試科目：國文

### — 作答注意事項 —

1. 請核對答案卷(卡)上之准考證號、科目名稱是否正確。
2. 考試開始後，請於作答前先翻閱整份試題，是否有污損或試題印刷不清，得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但不得要求解釋題意。
3. 考生限在答案卷上標記「 由此開始作答」區內作答，且不可書寫姓名、准考證號或與作答無關之其他文字或符號。
4. 答案卷用盡不得要求加頁。
5. 答案卷可用任何書寫工具作答，惟為方便閱卷辨識，請儘量使用藍色或黑色書寫；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畫記；如畫記不清(含未依範例畫記)致光學閱讀機無法辨識答案者，其後果一律由考生自行負責。
6. 其他應考規則、違規處理及扣分方式，請自行詳閱准考證明上「國立清華大學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無法因本試題封面作答注意事項中未列明而稱未知悉。

## 國立清華大學 111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試題

系所班組別：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甲組（中國文學組）

考試科目（代碼）：國文（3803）

共 4 頁，第 1 頁 \*請在【答案卷、卡】作答

一、以下文字摘錄自余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台北：聯經出版社，2014）。請先細讀，然後回答問題。

禮樂從宗教領域發展為整套的「禮」的秩序，我們通常把這一歷程看作是從「天道」向「人道」的移動。這是一個漫長的歷程，要到春秋時期才發展至成熟階段。但在這一關聯上，我們不能不略提周公「制禮作樂」之說及其歷史意義，因為周公在古代史上的劃時代作用畢竟是不容否認的。《左傳》文公十八年（西元前六〇九）季文子通過太史克之口說：「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當然，這是後代的追記，並非周公當時的語言。然而魯季文子是周公後代，其「周公制周禮」之說必有來歷。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指出，「則以觀德」之「則」即「道之禮則」之「禮則」（見文公六年條，西元前六二一），其涵義是「以禮則觀人之德」<sup>1</sup>。楊先生的說法得其正解，我願意另舉一更明顯的例子以加強其論證。《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西元前六三三）記趙衰語：「禮樂，德之則也。」「禮則」和「德」的關係在這一句話中得到了最明確的表達。

現代學者大致都認為「德」的觀念最初流行於殷、周之際。而周公則可能是對「德」的思想加以系統化和普遍化的政治家，這在周初文獻中有很清楚的呈露。例如在《書·召誥》中，周公一再告誡成王「不可以不敬德」，並舉夏、殷兩朝因「不敬厥德」而終於失去「天命」為前車之鑑。所以他最後鄭重叮嚀一句：「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召誥》所表達的是當時新興王朝的一個新觀念，即此王朝必須靠自己在人事方面不斷努力，積累「德行」，才能繼續保持已得之「天命」，而絕不能再像夏、殷之末期那樣，假定「天命」既已在手，便可以高枕無憂了。《詩·大雅·文王》之「天命靡常」和《書·君奭》之「天不可信」都是此意，不可誤解為對「天」有所懷疑。相反的，周人，特別是周公，對於「天」的信仰是十分虔誠的。因此《君奭》在「天不可信」一語之後，又記周公說：「我迪（亦作「道」）惟寧（「文」之誤字）王德延，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這正是

<sup>1</sup>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台北：洪葉，修訂本，一九九三），頁六三四。關於春秋時期「禮」的涵義及其變遷，可參看李源澄〈禮之演變〉，收在《李源澄著作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二〇〇八），第二冊，頁七五六—七七二及 Yuri Pines, *Foundations of Confucian Thought, Intellectual Life in the Chunqiu Period, 772-453 B.C.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特別是第三章, Chapter 3, pp. 89-104.

## 國立清華大學 111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試題

系所班組別：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甲組（中國文學組）

考試科目（代碼）：國文（3803）

共 4 頁，第 2 頁 \*請在【答案卷、卡】作答

說明他之輔佐成王，惟恃「德」以延續文王所受之「天命」。那麼「德」又究竟何所指呢？「德」在中國思想史上前後的變化很大，意義也相當複雜，非一言可盡，後文還有機會討論。（見第七章）但在周初《詩》、《書》文本的脈絡中，「德」大致指統治階層的良好行為或行動，最後導致一個為「天」所認可的秩序之出現。這裡我想藉用傅斯年（一八九六—一九五〇）的一段話來說明周初關於「天命」與「德」的新思想：

一切固保天命之方案，皆明言在人事之中。凡求固守天命者，在敬，在明明德，在保乂民，在慎刑，在勤治，在無忘前人艱難，在有賢輔，在遠儉人，在秉遺訓，在察有司，毋康逸，毋酣於酒。事事託命於天，而無一事捨人事而言天，「祈天永命」，而以為「惟德之用」。<sup>2</sup>

這是傅先生綜合了許多周代文獻所獲得的一個概括，可以放心接受。現在再回過頭來重讀上引《左傳》關於周公制禮的幾句話——「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我們便立即發現這恰恰是關於「禮」的秩序的一種描寫。首句即「禮者德之則」的意思，表示「禮」和「德」是互為表裡的。但「德」則顯然是「禮」的原動力所在，開發了一系列的「人事」活動，從「事」到「功」，最後歸宿於「食民」；這些活動無疑都可以稱之為「德行」。楊向奎說：「周公對於禮的加工改造，在於以德行說禮。」這一論斷是很有根據的。<sup>3</sup>

1. 根據這段文字所述，「禮」與「德」關係如何？7%
2. 作者如何論證？8%
3. 請以 150 字左右的篇幅，寫出這段文字的要旨。10%

<sup>2</sup> 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頁二八七。

<sup>3</sup> 見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必須指出，楊先生得此論斷的根據和我不一樣，但不妨認作「殊途同歸」。

## 國立清華大學 111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試題

系所班組別：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甲組（中國文學組）

考試科目（代碼）：國文（3803）

共 4 頁，第 3 頁 \*請在【答案卷、卡】作答

二、以下文字摘錄自徐復觀《中國文學論集續篇》（台北：學生書局，1981）。請先細讀，然後回答問題。

現在要談到上面的材料中，許多說到宋詩主氣，宋詩尚「氣格」，宋詩中有「單行之氣」的問題。這是與表現方法關連在一起的問題。氣是作者「生理地生命力」。作者把自己的情、意貫注於文字之上，使文字中有作者生命力的躍動，這在中國便稱之為氣。凡是可值得稱為文學的作品，其中必然有由作者個性、學養不同而來的剛柔之氣，唐詩豈能例外。此一問題，應分兩點來說明：第一點，把氣作為宋詩特色的人，有的是指五七律而言。唐代古體歌行，開闔跌宕，其中氣的鼓蕩，或且在宋代古體之上，這是為讀者所能感受到的。惟五七律則中間兩聯，在形式上是對稱的，在內容上也多是對稱的。如一聯寫景，一聯抒情，性質不同，而分量相稱。一聯的上下句也是如此；若同為寫景，則上句為一景，下句另為一景；若同為抒情，則上句之情與下句之情，也多各有所指，而分量又相稱。在這種對稱之美裏面，中間四句，每句都有某種程度的自足性，例如李端「秦地故人成遠夢，楚天涼雨在孤舟。」（〈宿淮浦憶司空文明〉）雖然其中有相互的烘托映帶，但都是自立的並排在一起。宋人律句中的中四句，雖然保持對稱的形式，但在內容上則常有（決非都是如此）由一個意思貫穿下來的，由上句而有下句；由上聯而有下聯，各句並沒有自足的意味。例如山谷「但令有婦如康子，安用生兒似仲謀」（〈次韻答柳通叟求問舍之詩〉），下句是由上句流下來的。就全首詩來講，唐詩宋詩必定是上下貫通的。但唐詩的貫通，因蘊藉含蓄而速度比較慢，宋詩因「直遂」「一瀉千里」（十五）而速度比較快。<sup>4</sup>我們可以說，唐律是穩定的對稱，而宋律則有的是流動的對稱，唐詩是在蘊藉中貫通，宋詩是在直遂中貫通。氣在穩定蘊藉中常隱而不易為讀者所覺，在流動直遂中便較易為讀者感受到。

其次，便應想到《文心雕龍·詮賦篇》中劉彥和的「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的兩句話。氣雖然有剛柔兩種不同的表現，但由剛性以形成作品中之骨的氣，

<sup>4</sup> 括號中的(十五)是指作者所引用的詩論資料，原文如下：「問云：今人忽尚宋詩如何？答曰：宋人之最著者蘇、黃，全失唐人一唱三歎之慨，況陸放翁乎……子瞻、魯直、放翁，一瀉千里，不堪咀嚼，文也，非詩也……宋詩如三家村叟，布袍草履，是一個人。……明詩土偶蒙金……七律自沈、宋以至溫、李，皆在起承轉合之中。唯少陵一氣直下，如古風然，乃是別調。白傅（白居易）得其直遂，而失其氣。昭諫（羅隱）益甚。宋自永叔而後，竟以為詩道當然，謬引少陵以為教，而不知少陵婉折者甚多。」

## 國立清華大學 111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試題

系所班組別：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甲組（中國文學組）

考試科目（代碼）：國文（3803）

共\_4\_頁，第\_4\_頁 \*請在【答案卷、卡】作答

較由柔性以形成作品中之風的氣，因其具有「力感」而更易為人所把握。唐人的詩，雖不致膏腴害骨，但他們順著感情原有之姿以表現出來時，感情的語言，自然有由感情而來的夸飾性，作者的氣便不知不覺的隨這種夸飾性的語言而散發成感情的氣氛情調，也就是上面材料所說的一唱三歎的氣氛情調。此時之氣，讀者不感覺其為氣。前面已經約略說到：宋詩經過「剝落」「皮毛落盡」的凝斂堅實的感情，也須要經過「剝落」「皮毛落盡」的精嚴確切的詞句加以表現。方虛谷說陳后山的詩「不拈花簇葉」，唐人所使用的詞藻，多帶有拈花簇葉的特質，所以宋人們寧願廢棄不用，(主意而廢詞)由「剝落」「皮毛落盡」「不拈花簇葉」的精嚴確切的語言，以表達他們的「盡是骨，盡是味」的「實話」，這種感情與詞句的性格，多是剛的性格，骨的性格，作者之氣，可由這種性格中直透出來，給讀者以力感，士楨說山谷的是「沉雄豪邁」，不是偶然的。所以宋詩中的氣，較唐詩中的氣，讀者容易感受出來。

1. 根據這段文字所述，「氣」與「詩」的關係如何？7%
2. 作者如何論證？8%
3. 請以 150 字左右的篇幅，寫出這段文字的要旨。10%